

我第一次真正理解“围棋”这件事，不是从胜负开始的，而是从一部电影开始——当年风靡全国的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。

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那部电影，据说，是为了纪念中日建交十周年，也是两国合拍的第一部电影。回来语文老师安排大家写周记，我苦思良久，震撼于电影中断指拒棋的场景，写了一篇《断手之谈》。

文章中极力批判日本军国主义，赞美中日邦交。老师读后开心得不得了，推荐去了《少年报》。没过多长时间，《少年报》居然发表了，寄来的样报，被老师贴在校门口的橱窗中，让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现在，电影已经记不清了，只隐隐约约记得几个镜头，油灯昏暗，榻榻米干净，庭院中樱花落地，棋盘上闪亮的军刀，火车在风雪中驶过车站时，孙道临扮演的棋王况易山，伏在车窗边望着白雪皑皑的群山发呆。

棋，在那部电影里并不是竞技工具，而是一种沟通方式，一种超越战争与仇恨的人文象征。

人们说，那部电影的原型，是围棋大师吴清源，但也可能包括了过惕生等围棋国手的传奇人生。我一开始学围棋，打的就是吴先生写的《白布局》《黑布局》，那是他关于围棋论述及战术分析的巅峰之作。当时虽然看不懂其中深奥的棋理人生，但依然被他棋局中的奇思妙想折服——光看那棋形之美，就让人赞叹不已。

后来出现了中日围棋擂台赛，时间已经到了1984年，周围下围棋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当年有本刊《新体育》，每期后面都有棋谱。围棋国手名字，如日中天，大街小巷的棋摊上，流传着他们的棋谱和故事。陈祖德等老一辈棋手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。更让人追捧的，是聂卫平、马晓春、曹大元、刘小光、江铸久等等在擂台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。

聂卫平，当然首屈一指，被奉为“棋圣”，代表了中国围棋在那个时代的巅峰——在前三届擂台赛上，聂卫平创下了九连胜的战绩，帮助中国队获得三连冠。这份战绩彪炳史册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要知道，当时聂卫平的对手，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师，全是日本围棋界的扛鼎之人，其正副擂主，更是雄霸日本棋坛本因坊、名人赛等桂冠的超一流棋手。藤泽秀行、加藤正夫、小林光一、大竹英雄、武宫正树……其中，聂卫平胜率直逼武宫正树的棋谱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布局阶段的几十手棋。

那一年，在汉口江滩路旁边的星火文化用品商店，我买了人生第一副围棋，云南生产的，棋盘是一张蓝色塑料薄膜。

每个周末，我会约上喜欢下棋的同学，去学校旁边的小花坛下棋。那是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公园，中间有几个石桌圆凳，旁边栽着几棵桂花树。我们在树荫下下棋，或者翻开《围棋天地》找喜欢的棋谱来摆棋。棋下完了，天也快黑了，把棋子棋盘装进书包中一塞，擂台赛上的风云，就像天边的晚霞，那么远，又那么近。

当年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产生，正逢改革开放，文化和体育交流是当时的破冰之船。擂台赛开始之前，日本一家影响很大的围棋杂志做过一项民意测试，结果在3000多名投票者中，只有27个人认为中国队会取胜。而这27个人中24人是在日的中国留学生，与其说他们相信中国队能取胜，还不如说仅仅是一种期待与祝愿罢了。

日本多数专业媒体也预测日本只需出3名棋手，就可以终结擂台赛。参赛棋手和未参赛的超一流高手大致也是这样的判断。即使在中国，《围棋天地》杂志公布的中国投票结果也只有20%的爱好者预测中国队会胜。

但是，在中日围棋历史的交流赛中，已经清晰听到了中国追赶的咚咚脚步声是那么强劲有力。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棋手抱着一种学习冲击的态度，而日本棋手作为“上手机”也有巨大的压力，这形成了心理与精神上的鲜明对比。

当然，其中还蕴含着隐约的民族情结。既然是擂台赛，就要分输赢。这里没有“下不完”的棋：胜者留台，败者离场，每一盘，都必须分出结果。

擂台赛不仅承担“友好象征”的任务，它背后也承担了更残酷、更现代的使命——比较真实能力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中日围棋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旋律的时代。在擂台赛的规则下，国家与国家的差距，被压缩到一个人身上。你赢，不只是你赢；你输，也不只是你输。

而就在这个位置上，聂卫平站了出来。聂卫平的出现，非常特殊。他既成长在那个强调友好、学习、追赶的年代，又被推上了一个必须正面竞争、正面取胜的舞台。他在擂台赛上的连续胜利，不是偶然的个人爆发，而是中国围棋第一次，用规则内的方式，正面回应了中日之间长期存在的差距。

只是世事变迁，难以捉摸。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，让中日还坐在棋盘前手谈，而中日围棋擂台赛，又逼迫双方必须分出胜负。聂卫平，被时代推到了前台，成为了在这两者之间，完成历史过渡的那个人。

电影放完了，擂台赛也结束了，但那盘棋似乎依旧没有下完，不是因为输赢，而是因为它属于一个仍在寻找共识的时代。在中日关系的复杂历史中，这种文化交流形式显得尤为珍贵。

棋局可以未完，胜负可以放下，但坐在同一张棋盘前的意愿，本身就是友好的证明。这或许就是围棋在中日关系中，最重要的意义。

有时间的话，朋友们可以去找到那部旧电影看看。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里面的主题歌非常好听，歌名叫《拥抱·爱之梦》，是日本歌手五轮真弓创作的。

小引：诗人，作家，现居武汉。著有诗集《北京时间》《即兴曲》，散文集《悲伤省》《世间所有的寂静 此刻都在这里》。



筑路工（宣纸水墨） 叶文夫作

孕“龙”记

邢祖巧

邢祖巧：湖北作家。著有《深山大搜捕》《清江之子》《难忘星斗山》《际会风云》《明月照清江》《飞越》《春潮》《秋实》等报告文学作品。

1

自古以来，龙的形象，刻入了中华民族的骨血。龙身的优美、龙头的威严、龙骨的傲岸、龙翔的气势、龙吟的震慑，还有虬龙的祥瑞、蟠龙的内敛、蛟龙的凶悍，都令人肃然。作为民族图腾，我们将山脉、河流，甚至是道路，以龙作譬。

在我的老家，湖北省咸丰县丁寨乡，人们习惯于把一条九弯十八拐的小河称为曲江。因其实在不像江，诚实的土家人，在“江”后加一“河”，俗称“曲江河”。

将小河称之为江，寄寓了飞腾的“龙”相，同时，曲江流经唐崖河，并人阿蓬江，再往西北而去汇入乌江，成为我国少有的由东向西的“倒流”之河，因此倍显神秘。清朝的时候，丁寨一秀才，在曲江桥上刻了一副对联：“岸转溶江，倒流西北三千里；桥通楚塞，横锁东南十万峰。”感觉这条河，更有龙的气象。

我家老屋后面，一条“青龙”逶迤奔来，抵达曲江河边后，自顾自地低头饱饮。即便是饮江的龙，头顶上依然山峰巍峨，龙冠高耸，令人敬畏。河对岸的马鞍山上，一峰孤高，虎虎生威。当地的阴阳先生将这里称作青龙白虎之地。那条山脉，被称为龙脉。作为龙的子孙，我亦算正脉。

20多年间，我和龙的千万子孙一道，参与了沪渝、沪蓉、恩广、张南等多条国家高速公路和宜来、利咸等地方高速公路建设，见证了10个项目约800公里高速公路的通车。我们习惯于把亲手建成的高速公路，也称作龙。

一条河流是龙，一道山脉是龙，一条公路是龙，一座桥梁是龙，一条隧道何尝不是龙？

龙飞凤舞，龙腾虎跃，龙行天下，龙也是高速公路建设者的化身，寄托了我们心中“交通强国”的理想。

2

2025立冬前3天，咸丰县多云间晴。

我从恩施市出发，前往湖北交投投资建设的利咸高速“三桥三隧”控制性工程最密集的施工现场，想看看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黄河坝特大桥梁——那几个主墩的“粗臂”伸长了没有，还有挂篮悬浇的大河特大桥23号主墩，是否有雄鹰一样的“翅膀”。

无人机的快速穿梭，等不了“粗臂”和“翅膀”的长进。工区经理刘健说，墩柱每15天完成一个浇筑循环，这个节奏雷打不动。规律不可改变，行程却可以。我决定在工地驻留几日。

于是，项目部小何带着我们找到了二工区食堂。旁边就是小横隧道斜井和从斜井进去后的“繁华街衢”。听说，那里面有“十字大街”、车水马龙，不分昼夜。贯通不久的左大街，还能通达咸丰县城边上。

我说，吃过午饭，我们去“逛街”。

3

天分星宿，地列山川。

高高的，长长的。咸丰县城边上的猫儿岭，隔开两座城池，成为“世遗”唐崖土司皇城与咸丰县城的地理分野。地德上载，天光下临。猫儿岭是一座古老的山岭，更是一条巨龙。开工三年的利咸高速，则是一条长龙，从利川城边的沪渝高速接来，南下找张南高速牵手。来到唐崖河边，钻进猫儿岭的肚子里，在“巨龙”腹中潜滋暗长……

工地饭后午休，街衢“休市”。

小何找来隧道斜井段施工员余文明，我们在餐桌边，聊上了“孕龙”的故事。

利咸高速长84.53公里，总投资约194.5亿元，是湖北省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山区高速公路。2022年12月29日一期土建工程开工。因滑坡、溶洞等地质灾害捣乱，可能要2027年才能建成通车。

身在隧道深处，心里却装着整个项目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小余令人起敬。

小横隧道长5700多米，是利咸高速最长隧道，也是湖北武陵山区恩施境内十年来建设的最长隧道。

特长隧道施工有4难：难在通风，难在降温，难在出渣，难在病害治理。小余明了一切，言谈侃侃。

小横隧道中间，要设置一处通风斜井。小余说，这也是特长隧道的标配。恰巧，隧道进口在唐崖河省级风景名胜区长河峡谷的悬崖上。山崖陡绝，鸟兽不能立足，更遑论大型隧道开挖。地球的自我保护意识，又一次阻止了人类战斗斗地的脚步。风景名胜区的环保、水保要求，更加雷贯耳；大河峡谷，必须零毁伤！

项目策划时，技术人员踏遍猫儿岭，在白岩村找到一条山谷。谷中有溪，溪曰白岩河。沿河而下四五公里，在四面合围的山崖下，露出一巨大消水洞。漆黑幽深，水声哗哗。

无疑，这洞、这水，直通唐崖河。

北斗一测，消水洞在隧道下方，距进口端2公里，距隧道左洞350米。天造地设，正是斜井开掘绝佳处。

何为斜井？望文生义，就是在隧道旁边，开一个倾斜巷道，连通洞外，让特长隧道自由呼吸，吐故纳新，或者作为前期施工便道。“井口”大小、位置，因用途不同各异。

经过科学设计，375米，是隧道呼吸的长度，也是斜井到正洞的距离。

为避开大河峡谷，小横隧道进口段建设，只能从斜井开篇。“吐故纳新”的斜井，同时也是隧道施工主便道。

4

2022年11月15日，斜井开工。

那一天，猫儿岭受孕了，怀了一条龙。从此，猫儿岭下，白岩村的深峡里，机器轰鸣。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操纵震麻双臂的风钻，用凿岩机、挖掘机、装载机，剔除猫儿岭体内冗余的顽石，植入钢铁骨骼和坚硬的混凝土，建造“龙行大道”和永恒的“龙宫”。

斜井的使命，就是让这条“长龙”在猫儿岭的肚子里欢活生长，缔造出“双龙一体”的景象。

2023年6月15日，斜井掘进到施工图上左线正洞的位置，接着开挖3号车行横洞，进入右洞。斜井与左右洞交汇的地方，成了“龙行大道”第一个“十字路口”。

“十字街”没有红绿灯，穿着黄色反光背心的安全员变身交警。“后八轮儿”沉沉碾过，整个山体都在颤动。金属构件“嘎吱嘎吱”的磨牙声，令你不禁担心：庞大的车身会不会瞬间散架。

这里离山顶二四百里，上覆100多层楼高的岩石。头戴安全帽，感觉并不安全。这种压力，压不垮隧道，但能压碎人心。他们清楚，这不是幻觉，而是北斗实测的真实。

余文明的描述，令人揪心。他说，你不用担心。置身这个地下世界的人，身上特有的那种无畏，那层坦然，那份豁

达，仿佛天生就是为这个事业而生。

5

抵达正洞，斜井更忙了。

从2023年6月19日开始，隧道左右洞分别往南北方向前出。沿斜井直进，是右洞作业面，左转去县城，右转是大河峡谷。

“中心频率12.5M至1200M、脉冲宽度0.1ms。”他们用地质雷达的高频电磁波扫描着猫儿岭的五脏六腑。反射信号显示，猫儿岭这条“巨龙”的“血管”多处泄漏，“血液”潺湲，还有一个被掏空的大洞和多处骨骼断裂。

余文明说，是的。白岩河在消水洞进入伏流后，与隧底斜交。2024年6月及2025年10月，分别发生涌水，导致现场停工。那个大溶洞横穿隧道左右洞，形成20多米宽断裂带；作业面前方，还有一个100多米长的瓦斯毒气带。

常伴黑暗的人，眼里是光明的，也更加深邃。所以，他们能听懂隧道周围岩石的密度、岩溶裂隙渗水的密码、钻杆反馈的密语及地质结构的密思。他们能摸得准大地之脉，读得懂大山“情绪”。望闻问切的功夫，可比国医大师。

猫儿岭病了。空洞要修复，肌骨须切除，折断的骨骼也要尽快接上。要给“长龙”筑起最安全的屏障。

超前水平钻，超前炮孔，是他们的手术刀；工字钢、钢筋拱架和波纹管，是血管“支架”和抗血栓“球囊”。刀尖所指，可能是巨大风险，甚至“冥界”禁区。每前进一步，都是一台复杂的心脏手术，尽管小心翼翼，心率仍不断飙升，有时浑身战栗。为防范“大出血”（涌水突泥）和“器官衰竭”（隧道坍塌），他们需要花费数倍于施工的时间，做足万全的准备。

随着作业面向前推进，运距越来越长，斜井交通压力越来越大。运进材料，拉出弃渣，穿梭不停。四个作业面，每天进出斜井的车辆达1000多台次。

在“十字街口”站上一小会儿，都会紧张到大汗淋漓。

6

向深处掘进的过程，更是一场“赴汤蹈火”的远征。

隧道深处气温达到42—45℃，工人不得不光着膀子干活。岩层渗水，气成蒸汽。安全帽里，汗与汽融合，汇成小溪，汨汨而下。一张张脸，被打上水印，宣示版权。

我们在斜井进口门架上，看到6台风机。“四个开挖面各一台，两台备用。”余文明介绍，隧道从斜井往县城方向，是3.7公里上坡。朝上坡送风，需要使劲儿吹。我们配置了340千瓦的大功率风机，在中间段，还加装一台射流风机，接力送风。在斜井“十字街口”，也安装了一台射流风机，往外抽出洞内废气，完成隧道“吐故纳新”的循环。

靠送风，不解热。他们想到了冰。

每个挖掘面25块，每块净重15公斤。2025年7月1日开始供水，迄今已供水3万多公斤。

送风+供水，他们把温度降到了35℃。

2024年9月揭露的那个大型溶洞，他们用两个月时间就跨过去了。用什么方法？“明洞暗做”。小余说，就是在溶洞里做一条隧道，形成洞中洞。

穿越100多米瓦斯段落时，更是小心翼翼。两名专职瓦斯检测员轮班作业，2小时检测一次，日夜不息。为防止山体渗水进入隧道，他们在浇筑第一层钢筋混凝土前，用防水板或土工布为隧道穿上“夹袄”，阻断渗水。还在隧道底板下，安装数根排气管，将有毒气体导引至隧道口外。余文明说，这样做，就是要保障隧道的全生命周期安全。

7

溶洞、断层、涌水、瓦斯、高热，猫儿岭体内“五毒俱全”。但人的能力，也随科技进步，节节攀高。

施工现场，凿岩台车三臂挥舞。“噗噗”几声轻响，挖掘面上，那些规律分布的蓝色光点秒变深孔，一个半圆形开挖轮廓线清晰呈现。随后，装填雷管、炸药，人员撤离。电门一摁，沉闷的爆破声和着轻尘，刀切面包一般，将岩体齐整整撕下一片。待声消尘散，重卡进场，除净弃渣，再用工字钢拱架，牢固支撑住隧道岩体。湿喷机械的长臂，上下左右挥动，将水泥砂浆喷向隧壁，包裹住钢拱架，形成第一道支撑闭环。当凿岩台车开始新一轮打孔作业时，在后方约100米开外，已经完成隧道拱圈外层钢筋混凝土浇筑。拆掉模板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隧道模样：平滑，光洁，镜面般。

“从斜井到出口已经打通了，我们现在主攻小里程方向，直奔大河边，预计12月中旬就能完美出洞，实现单幅贯通。”届时，“孕龙”初成，猫儿岭将呈现“双龙一体”的稀世景象。

在余文明的眼里，那些危险，概不足惧。而说到隧道施工的哪怕一丁点进步，都有寸进为欢的喜悦洋溢脸上。

他们的脚步，如重卡的轮辙，碾过重重风险，在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，以汗水为墨、钢筋为笔、混凝土为纸，就着一盏盏心灯，描绘出车水马龙的繁荣和山那边的万家灯火。他们在地下几百米深处，将韶华与混凝土一起，凝成大山民族的不竭生机。

11月4日当天，从斜井向大河峡谷方向左洞掘进5米，右洞掘进2.4米。左洞从斜井到县城方向已经贯通。“左线剩下的200米，还有1个月，就贯通了。”小余眼里，欣喜中有不舍。他告诉我，这个隧道贯通后，一声号令，他和他的战友们，又将拔寨启程，转战下一个隧道工程，或高速或高铁，无论干啥，“精品工程”都是唯一指向。

他们在世界上最黑暗的地下深处，为人们创造着通往光明的坦途。阳刚如铁，深情似水，既有精钢的硬度，又有人性的温度。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孕龙人！

8

在筑路人眼里，横空出世的桥是“飞龙”，钻山入地的隧是“潜龙”，逶迤款款的路则是“游龙”……龙是他们心中最唯美的精神图腾，“孕龙”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。2025年11月18日，历经985个日夜奋战，他们终于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——隧道左幅顺利贯通，两端施工队伍胜利会师。猫儿岭腹中，孕龙初成。

两个月后的2026年1月18日晚，小横隧道工区经理宋学斌在电话中兴冲冲地告诉我，隧道左洞附属工程即将完工；右洞仅剩90米，两支机械化、智能化部队相向而行，日夜兼程，双线贯通本月可期。

我仿佛触到了最后那一声爆破的微震，仿佛融入了超过沸点时的欢腾……

高高的、长长的，猫儿岭是一条古老的“巨龙”，小横隧道是他的“龙仔”。“龙仔”三年长成，足孕不诞。双龙一体，惊世震俗。其实，“龙仔”成了“巨龙”的血脉和气管。从此，猫儿岭四肢不堵不塞，吐纳更加舒畅。山清水碧，容颜焕新。

江花

周刊

8

长江日报

2026年1月22日 星期四

主编：周 璐 美编：职文胜

版式：洪菊华 责编：正 杰

一条条路与一群群人

邢祖巧

2004年春，听闻恩施要修建高速公路，我兴奋得彻夜难眠。怀揣着参与建设的热忱，我懵懵懂懂地找到州交通局，表达了想要参与高速公路建设的愿望。那位领导竟记得《恩施日报》上我的豆腐块文章，当即一拍即合。此后，我又投身于湖北交投鄂西高速公路建设。在过去的22年里，我有幸见证了恩施州10个项目、500多公里高速公路的诞生，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多年前，我前往鹤峰县五里乡上六峰村，看望敬慕已久的作家李传峰老师。传峰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：“要在平常中去发掘灵性和机巧。”这句话如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，让我受益匪浅。近年来，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老师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春雷老师践行“六分跑、三分想、一分写”的纪实精神，用双脚丈量大地，探寻报告文学创作的真谛。他鼓励我书写路与这片土地的关系，书写筑路人与这些路的故事，这成为我创作的方向与动力。

在公司院子里一圈圈踱步，往昔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许多故事让我眼眶不禁湿润。

2024年8月的一天，暴雨倾盆，天地仿佛被拧成了一团，混沌未开。挡风玻璃上，雨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。公司负责质量安全管理部的领导与两位部长，不顾骤雨疾风，赶往鹤峰东高速云庄庄特大桥，检查泄水孔施工质量。我看到三把红伞在雨中相互碰撞，宛如一朵盛开的“三角梅”。这位领导此前在恩来高速负责路面施工管理。通车前，原本和谐相处的肾结石突然发作，手术后，他仅躺了三天，便提着导尿管匆匆赶到工地，直到路面工程通过验收，他才回医院拔掉尿管。

2023年夏，利咸高速进入全面冲刺阶段。利咸分部部长带着3个孩子，开车8小时从武汉赶来利川工地陪孩子过“六一”。部长挤出半天时间陪孩子们吃了一顿饭，又去了工地。妻子无奈，只好带着3个孩子又开车8小时回到武汉。利万高速清江大桥一名技术员，在工地干了七八年，恋爱都没谈过。家里想方设法将其调回后方公司。然而，不久后我去工地，又见到了他。他笑着说：“在机关完全找不到感觉。我只适合待在工地。”

一次车祸，造成公司一位部长妻子左肩粉碎性骨折。分身乏术，他不得不将妻子从武汉接来恩施就医。在她住院的一个半月里，部长每天只有深夜才能抱着满身尘土回到病房。知道他愧疚，妻子反过来安慰说：“这样挺好，能天天见到你。我因祸得福，这是我幸福的一段时光。”

……

这些故事，有的或许并不惊天动地，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筑路人的生活。他们为了修建一条条路，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忍受着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的孤独。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，铸就了交通事业的辉煌，他们是心中最可爱的新时代“交通强国”的“孕龙人”。

我深知，这些简单的文字难以完全展现他们的伟大与奉献。但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，能让更多人了解筑路人的生活，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力量。